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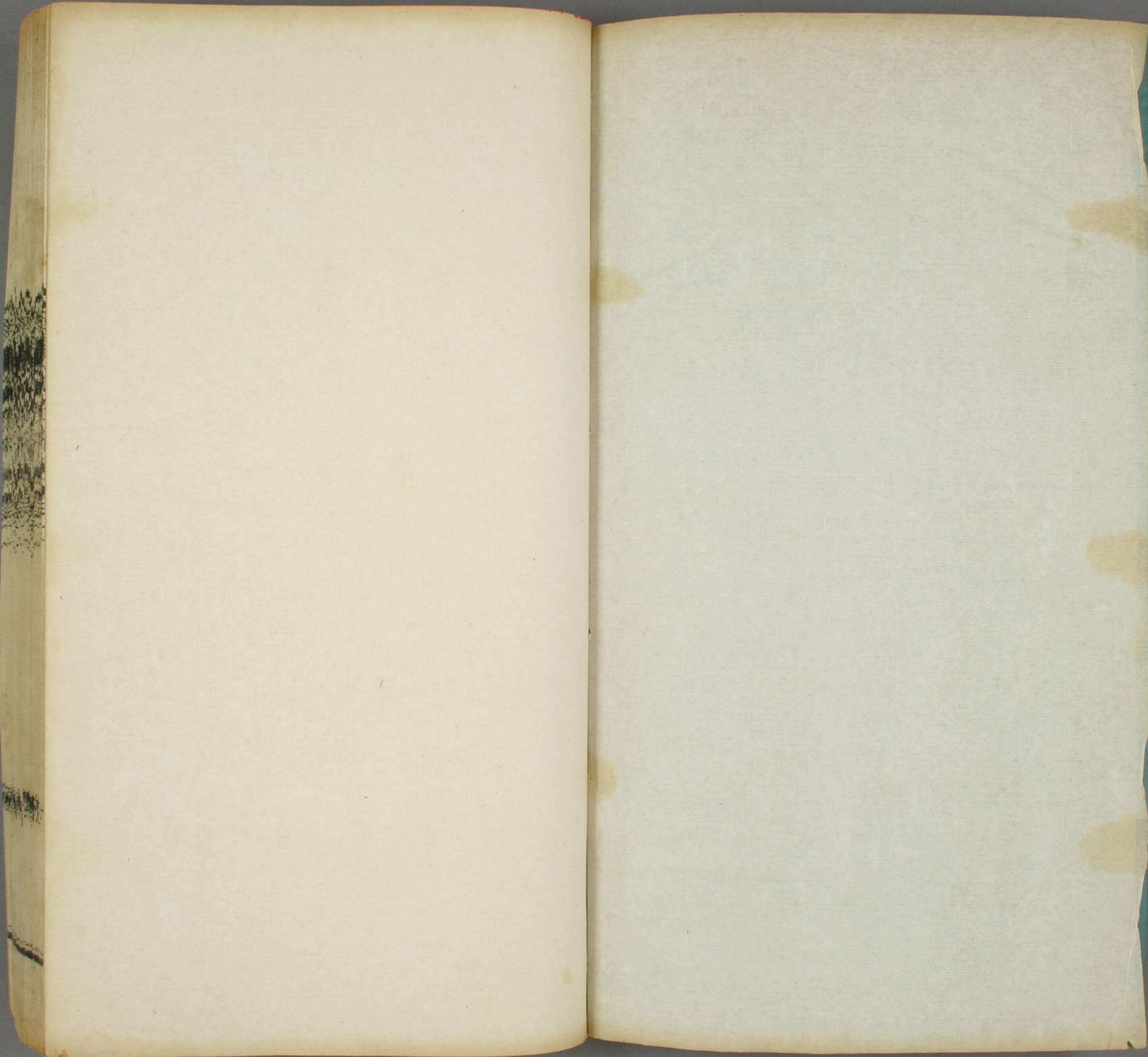
JAPAN
TAMU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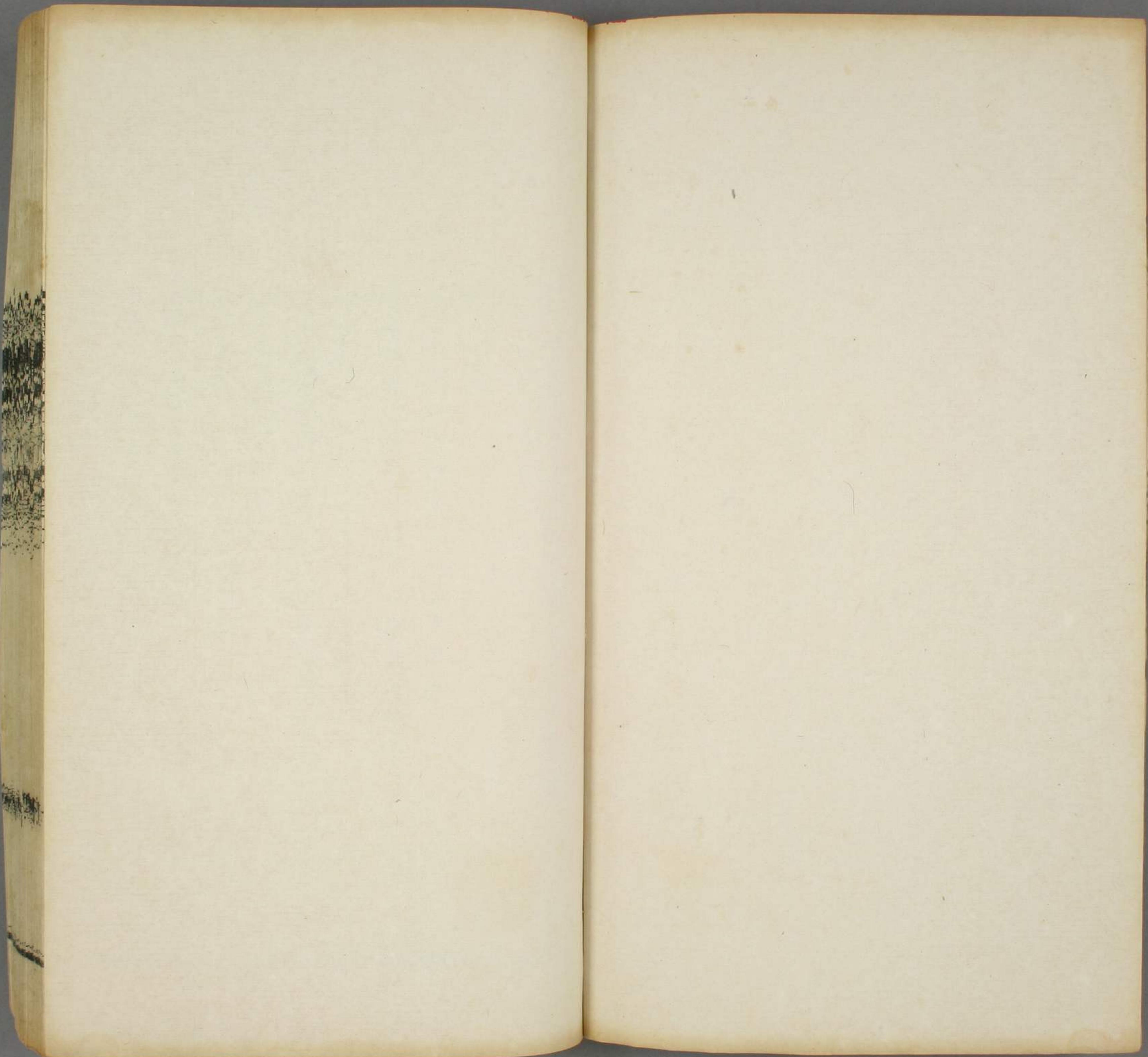
海東金石苑

寫

チ10
3853
2







門
號
卷

千 10
3853
2

海東金石苑卷二

目錄



唐新羅朗慧和尚白月葆光塔碑

唐新羅鳳巖山寺智證大師寂照塔碑

唐新羅朗空大師白月栖雲塔碑

唐新羅真鏡大師寶月凌空塔碑

唐新羅瑩藏寺碑

唐新羅角干墓十二神畫像

唐新羅掛陵十二神畫像

唐新羅崔孤雲雙溪石門四大字

唐新羅崔孤雲夜遊巖三大字

唐新羅崔孤雲洗耳鼎三大字

唐新羅三日浦丹書嚴述郎題名

唐新羅華嚴經殘字

唐新羅朗慧和尚白月葆光塔碑銘

石高七尺六寸廣四尺六寸五十八行行九十六字字徑六分正書

有唐新羅國故□兩朝國師教諡大朗慧和尚白月葆

光之塔碑銘

并序

淮南人本國送國信 詔書等使前東西都統巡官
承務郎侍御史內奉賜紫金魚袋臣崔致遠奉 教

撰

帝唐搆亂以立功易元以文德之年暢月月輶之七日
日蘸咸池時海東 兩朝國師禪和尚盥浴已趺坐示
滅國中人如喪左右目矧門下諸弟子乎嗚呼應東身
者八十九春服西戒者六十五夏去世三日倚繩座儼

然面如生門人詢父等號奉遺體假建禪室中 上聞之震悼使駛吊以書賻以穀所以資淨供而贍元福越二年攻石封層冢聲聞 玉京菩薩戒弟子武州都督蘇判鑑執事侍郎寬柔貝江都護威雄全州別駕英雄皆王孫也維城輔君德險道賴師恩何必出家然後入室遂與門人昭元大德釋通賢四天王寺上座釋慎符議曰師云亡君爲慟奈何吾儕忍灰心木舌般緣飾在式之義乎迺白黑相應請贈謚暨銘塔教曰可旋命王孫夏官正卿禹珪召桂苑行人侍御史崔致遠至蓬萊宮因得並琪樹上瑤墀跪俟命珠箔外 上曰故聖住大師真一佛出世昔文考康王咸師事福國家爲日久

余始克纘承願繼餘 □□先志而天不憇遺益用悼厥心余以有大行者授大名故追謚曰大朗慧塔曰白月葆光乃嘗西宵絲染錦歸顧 文考選國子命學之康王視國士禮待之若宜銘 國師以報之謝曰主臣殿下恕粟饒浮秕桂飽餘馨俾報德以文固多天幸第大師於有爲澆世演無爲秘宗小臣以有限庶才紀無限景行弱轅載重短綆汲深其或石有異言龜無善願汲巨使山輝川媚反贏得林慙澗愧請筆路斯避 上曰好讓也蓋吾國風善則善已然苟不能是惡用黃金榜爲爾勉之遽出書一編大如栎者俾中涓授受乃門弟子所獻狀也役 □之西學也彼此俱爲之而爲師者何

人爲役者何人豈心學者高口學者勞耶故古之君子
慎所學抑心學者立德口學者立言則彼德也或憑言
而可稱是言也或倚惠而不朽可稱則心能遠示乎來
者不朽則口亦無慙乎昔人爲可爲於可爲之時□焉
敢膠讓乎篆刻始繹如桺狀則見 大師西遊東返之
歲年稟戒悟禪之因緣公卿守宰之歸仰像殿影堂之
開瓶故翰林郎金立之所撰聖住寺碑敘之詳矣爲佛
爲孫之德化爲君爲師之聲價鎮俗降魔之威力鵬顯
鶴歸之動息贈大傅獻康大王親製深妙寺碑錄之備
矣顧腐儒之今作也止宜標 我師就般涅盤之期與
吾君崇寧堵婆之号而已口將手議役將自適其適這

有上足苾芻來趣龜曰語及斯意則曰立之碑立之久
矣尙闢數十年遺羨大傳王神筆所紀□蓋顯示殊遇
云爾吾子口嚼古賢書面飲今君命耳飲國師行目醉
門生狀宜廣記而備言之殆貽厥可畏俾原始要終脫
西笑者或袖之脫西人笑則幸甚吾敢求益子無憚煩
狂奴態餘率爾應曰僕編苦者師買采乎遂絆猿心強
搖免翰憶得西漢書留侯傳云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
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則大師時順閒事蹟
犖犖者星繁非所以警後學亦不書自許窺一斑於班
吏然於是乎管述曰光盛且實而有輝入絃之質者莫
均乎曉日氣和且融而有孕萬物之功者莫溥乎春風

惟俊風與旭日俱東方自出也則天鍾斯二餘慶嶽降於一靈性俾挺生君子國特立梵王家者我大師其人也法號無染於圓覺祖師爲十世孫俗姓金氏以武烈大王爲八代祖大父周川品真骨高曾出入皆將相戶知之父範清族降真骨一等曰得難國有五品曰聖而曰真骨曰得難頭品數多爲貴文賦云或求易言貴姓之難得而得難從言六猶命至九其四五品不足言晚節追蹤趙文業母華氏魂交覩修臂天垂受勵花因有娠幾踰時申夢胡道人自稱法藏授十護充胎教過暮而誕大師阿孩方言謂兒與華無異時行坐必掌合趺對至與羣兒戲畫漫聚沙必摸樣像塔而不忍一日違膝下九歲始鼓篋目所覽曰必誦人稱曰海東神童跨一星終有隘

九流意入道先白母母念已前夢泣曰証方言許諾後謁父父悔已晚悟喜曰叢遂零染雪山五色石寺口精嘗藥力銳補天有法性禪師嘗扣駿伽門於中夏者大師師事數年撣索無子遺性歎曰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吾於子驗之吾恢矣無餘勇可賈於子矣如子者宜西也大師曰惟夜繩易惑空縷難分魚非緣木可求兔非守株可待故師所教已所悟於有所長苟珠火斯來則蛻燧可弃凡志於道者何常師之有尋遂去問驃訶健拏於浮石山燈大德曰敵三十夫藍茜沮本色顧切盃之譬日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彼岸不遙何必懷土遽出山並海覩西泛之緣會國使歸瑞節象魏下任足而西及

大洋中風濤欵顛怒巨軀數人不可復振大師與心友道亮跨隻板恣業風通星半月餘飄至劒山島麌行之崎上帳然甚久曰魚腹中幸得脫身龍領下庶幾攬手我心匪石其退轉乎泊長慶初朝正王子昕艤舟唐恩浦請寫載許焉旣達之罘山禁顧先難後易土捐海若曰戰風瑠重鯨浪好魔行至大興城南山至相寺遇說雜花者猶在浮石時有一醫顏耆年言提之曰遠欲取諸物孰與認而佛大師舌底大悟自是置翰墨遊厯佛光寺問道如滿滿佩江西印爲香山白尙書樂天空門支者而應對有慚色曰吾閱人多矣罕有如是新羅子他日中國失禪將問之東夷耶去謁麻谷寶澈和尚服

勤無所擇人所難已心易眾目曰禪門广異行□澈公賢苦節嘗一日告之曰昔吾師馬和尙譏我曰春蘋繁秋實寡攀道樹者所悲吒今授若印異日徒中有奇功可封者封之無使刊復云東流之說蓋出鉤識則彼日出處善男子根殆熟矣若若得東人可曰語者畎道之俾惠水不冒於海隅爲德非淺師言在耳吾善若徠今印焉俾冠禪侯於東土往欽哉則我當季作江西大兒後世爲海東大父其無慙先師矣乎屢無何師化去墨巾離首乃曰筏旣捨矣舟何繫焉自爾浪遊飄飄然勢不可遏志不可奪於渡汾水登崞山跡之古必尋僧之眞必詣凡所止舍遠人烟火要在安其危甘其苦役

四體爲奴虜奉一心爲君主就是中顙以視篤癃恤孤獨爲已任至祁寒酷暑口煩渴或駁疚侵會無勸容耳名者不覺遙禮嚦作東方大菩薩其三十餘年行事也其如是會昌五季來歸帝命也國人相慶曰連城璧復還天寶爲之地有幸也自是請益者所至稻麻矣入王城省母社大歡喜曰顧吾疇昔夢乃非優曇之一顯耶願度來世吾不復撓倚門之念也已矣迺北行擬目選終焉之所會王子昕懸車爲山中宰相邂逅適願謂曰師與吾俱祖龍樹乙粲則師內外爲龍樹令孫真瞠若不可及者而滄海外躡蕭湘故事則親舊緣固不淺有一寺在熊川州坤隅是吾祖臨海公諱仁問唐醻祖諱仁問唐醻伐獮翁功封爲

臨海郡公受封之所閒却燙汎曾金田半灰匪慈哲孰能興滅繼絕可強爲朽夫住持乎大師答曰有緣則住大中初始就居且盼飭之俄而道大行寺大成繇是四遠問津輩視千里猶跬步其巖不億寔繁有徒大師猶鍾待扣而鏡忘罷至者靡不以慧炤導其目法喜娛其腹誘憧憧之躅變蚩蚩之俗文聖大王聆其運爲莫非裨王化甚恕之飛手教優勞且多大師答山相之四言易寺榜爲聖住仍編錄大興輪寺大師醻使者日寺以聖住爲名招提固所爲榮至寵庸僧濫吹高藉實避風斯婉而隱霧可慙矣時憲安如一一如古伽藍續壁面寫出西方諸國長侍勃陁樣式上曰弟子不佞小

好屬文嘗覽劉勰文心有語云滯有守無徒銳偏解欲詣眞源其般若之絕境則境之絕者或可聞乎 大師對曰境既絕矣理無矣斯印也默行爾上曰寡人固請少進爰命徒中錚錚者更手撞繫春容盡聲剖滯祛煩若商飈之劃陰靄然於是上大喜懊見大師晚日恭已南面司南面宗舜何人哉余何人也旣出卿相延返與謀不暇士庶趨承欲去不能自是國人皆認衣珠隣叟罷窺廡玉焉俄苦樊笯中卽亡去上知不可強迺降芝檢以尚州深妙寺不遠京請禪那別館辭不獲往居之一日必嘗饑若化城乾符三年春 先大王不預命近侍曰亟迎我大鑒王來大王與檀越季舒發韓魏昕爲

南北相各居其官猶左右相遙展攝齊禮贊以茗醉使無虛月至夜名震東國士流不識 大師門爲一世著得禮足者復必喟曰面謁倍百乎耳聞口未出而心已入抑有猴虎而冠者亦熄其趣諱其戲而僥幸馳善道暨 憲王嗣立賜書乞言 大師奮曰周豐剗魯公之語有旨哉著在禮經請銘座側逮贈太師先大王卽位欲重如先朝志而曰加厚焉最所施爲必馳問然後舉咸通十二年秋飛鵠頭書以傳召曰山林何親城邑何疎 大師謂生徒曰遽命伯宗深慙遠公然道之將行也時乎不可失念付囑故吾其往矣欵爾至轂下及見 先大王冕服拜爲師 君夫人世子旣大弟相國追奉尊謚惠成大王

羣公子公孫環仰使至 大師曰山僧足及 王明一之謂甚知我者謂聖住爲無住不知我者謂無染爲有染乎然願與吾君有香火因緣忉利之行有期矣盍就一語復步至王居設藥言施歲戒覺中愈舉國異之既踰月 獻康大王居翼室泣命王孫勛榮諭旨曰孤幼遭閔凶未能知政致君奉佛誦濟海人與獨善其身不同言也幸大師無遠適所居唯所擇對曰古之師則六籍在今之輔則三卿在老山僧何爲者坐蝗蠹桂玉哉就有三言庸可畱獻曰能官人翼日挈山裝鳥逝自爾騎置傳訊影綴巖溪遽人知往抵聖住卽皆雀躍叢手易轡慮滯王程尺寸地由是騎常侍倫伍得急宣爲輕

舉 乾符帝錫命之歲令國內舌杪有可道者貢興利除害策別用蠻牋書言荷 天寵有所自因垂蓋國之間 大師因出何尙之獻替宋文帝心聲爲對 太傅王覽謂介弟南宮相曰三畏比三歸五常均五戒能踐王道至矣哉吾與是符佛心大師之言汝宜惓惓中和西狩之年秋 上謂侍人曰國有大寶珠畢世匱而藏之其可耶曰不可不若時一出俾醒萬戶眼醉四隣心曰我有末尼上珍匿曜在嵩嚴山脫闢祕藏宜照透三千界何十二乘足之道哉 我文考懇迎嘗再顯矣昔鄧侯譏漢王拜大將召小兒不能致商於四老人以此今聞 天子蒙塵趨令奔問官守勤王加厚歸佛居先

將邀師必叶外議吾豈敢倚其一慢其二哉乃重其使卑其辭徵之大師云孤雲出岫甯有心哉有緣乎大王之風無固乃上士之道遂來見見於先朝禮禮之加焯然可屈指者面供饌一也手傳香二也三禮者三三也秉鵠尾爐綿生生世世緣四也加法稱曰廣宗五也翌日命振鷺趨鳳樹鴈列賀六也教國中磋磨六義者賦送歸之什在家弟子王孫蘇判凝榮首唱歛成軸侍讀翰林才子樸邕爲引而贈行七也申命掌次張淨室要敘別入也臨妙別求妙語乃煦從者舉真要有若詢乂圓藏虛源圓影四禪中得清淨者緒抽其慧表纖旨注意無怠沒心有餘上甚悅擅拜曰昔文考

爲捨瑟之賢今竄人忝避席之子繼體得崆峒之請服膺開混沌之源則彼渭濱老翁真釣名者圯上孺子蓋履迹焉雖爲王者師徒弄三寸舌也曷若吾師語密傳一片心乎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太傅王雅善能出口成儼華言金玉音不患眾咻聒而語如宿構云大師既退且往應王孫蘇判鑑共言數返卽歎曰昔人主有遠體而無遠神者而吾君備人臣有有公才而無公望者而吾全國其庶乎宜好德自恣及歸謝絕於是遣輶軒標枚生塲界則鳥獸悅紐銀鉤扎聖住寺題則龍蛇活盛事畢矣昌期忽兮定康大王莅阼兩朝寵遇師而行之使緇素重使迎之辭以老且病太尉大王

流恩表海仰德高山嗣位九旬馳訊十返俄聞腎腰之苦遽命國醫往爲之至則請苦狀 大師微破顏曰老病耳無煩治糜殮二時必聞鐘後進其徒憂食力虧陰戒掌抱者陽密擊乃目牖而命撤將化往命旁侍警遺訓於介眾曰已過中壽難逃大期我儂遠遊余曹好住講若畫一守而勿失古之吏尚如是今之禪宜勉旃告語裁罷慤然而化大師性恭謹語不傷和氣禮所云中退然言呐呐者乎齋侶必目以禪師接賓客未嘗殊敬乎尊卑故滿室慈悲蒸徒悅隨五日爲期俾來求者質疑諭生徒則曰心雖是身主身要作心師患不爾思道豈遠而設是田舍兒能擺脫塵羈我馳則必馳矣道

師教父寧有種乎又曰彼所啜不濟我渴怒力自飲且食或謂教禪爲無同吾未見其宗語本夥頤非吾所知大較同弗與異弗非晏坐息機斯近縷褐被者歟彼所噉不救我餒盍其言顯而順其旨奧而信故能使尋相爲無相道者勤而行之不見有岐中之岐始壯及襄自貶爲基食不異糧衣必均服凡所營葺役先眾入每言祖師嘗踏泥吾豈贊安栖至撻水負薪或躬親且曰山爲我爲塵安我得安身其剋已勵物皆是類 大師少讀儒家書餘味在脣吻故醻對多韻語門弟子名可名者僅二千人索居而稱坐道場者曰僧亮曰普愼曰詢父曰心光諸孫詵詵厥眾濟實可謂馬祖毓龍子東海

掩西河焉論曰麟史不云乎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則昔武烈大王爲乙粲時爲屠獮貊乞師計將眞德女王命陞覲昭陵皇帝面陳願奉正朔易服章天子嘉許庭賜華裝受位特進一日召諸番王子宴大置酒堆寶貨俾恣滿所欲王乃杯觴則禮以防亂繒綵則智以獲多眾辭出文皇目送而嘆曰國器及其行也以御製并書溫湯晉祠二碑暨御撰晉書一部賚之時蓬閣寫是書裁竟二本上一錫儲君一爲我賜復命華資官祖道青門外則寵之優禮之厚設聾盲乎智者足亦駭耳目自茲吾土一變至於魯八世之後大師西學而東化加一變至於道則莫之與京捨我誰謂偉矣哉先

祖平二敵國俾人變外飭大師降六魔賊俾人修內德故得千乘主兩朝拜起四方民萬里奔趨動必顧使之靜無腹非者庸詎非應半千而顯大千者歟復其始之說亦何慊乎哉彼文成侯爲師漢祖大誇封萬戶位列侯爲韓相子孫之極則仙矣假學仙有終始果能白日上昇去於中止得爲鶴背上一幻軀爾又焉琨我大師拔俗於始濟眾於中潔已於終矣乎美盛德之形容古尚乎頌褐頌類也扣寂爲銘其詞曰

可道爲常道如穿草上露卽佛爲眞佛如攬水中月道常得佛真海東金上人本枝根聖骨瑞蓮資報身五百年擇地十三歲離塵雜花引

鵬路 窵木浮鯨津其一觀光堯日下
先達皆歎云 苦行無及者 沙之復汰之 東流是天假
心珠瑩麻谷 目鏡燭桃野其二既得鳳來儀
眾翼爭追隨 試覷龍變化 凡情那測知 仁方示
方便 聖住強住持 松門遍掛錫 巖徑難容錐其三
我非待三顧 我非迎七步 時行則且行 爲緣付
囑故 二王拜下風 一國滋甘露 鶴出洞天秋
雲歸海山暮其四來貴乎葉龍 去高乎冥鴻 渡水陋
巢父 入谷超朗公 一從歸島外 三返遊壺中
羣迷漫臧否 至極何異同其五是道澹無味 然須強
飲食 他酌不吾醉 他飧不吾飽 誠眾黜心何

糠名復粃利 勸俗飾身何 甲仁復胄義其六汲引無
弃遺 其實天人師 昔在世閒時 舉國成璠璿
自寂滅歸後 觸地生蒺藜 泥洹一何早 今古所
共悲其七斂石復刊石 藏形且顯跡 鵠塔點青山
龜碑擰翠壁 是豈向來心 徒勞文字覬 欲使後
知今 猶如今示昔其八君恩千載深 師化萬代欽
誰持有柯斧 誰倚無絃琴 禪境雖沒守 客塵甯
復侵 雞峯待彌勒 將在東雞林其九□□□□□
巨筏□□憲□□已干□□

從弟朝請大夫前守執事侍郎賜紫金魚袋臣崔仁

澆奉 教書

右碑在朝鮮忠清道藍浦縣無年月崔致遠撰從弟崔仁澆書致遠事蹟見前碑跋仁澆爲致遠從弟辰韓茂族石南山後記所謂一代三崔金榜題迴曰崔致遠曰崔仁澆曰崔承祐致遠有文集而文散見於碑刻尚有數種仁澆文字所存唯此碑爲其所書朗空爲其所撰耳承祐竟無傳於後世者矣碑文中雖未署年月而首云皇唐易元以文德三年云云又越二年攷石封冢云云攷之碑當建於唐昭宗大順元年也碑稱朗慧以武烈大王爲八代祖是新羅王之宗族其稱文聖大王者金慶膺也憲安者金誼靖也先大王者景文王金膺廉也獻康大王金最也定康

大王金晃也文中敍其國事多可與攷證史鑑而文筆亦典贍風華海東碑之最可寶貴者武字缺筆避其國諱民字缺筆避唐諱

唐新羅智證大師寂照塔銘

石高八尺二寸廣四尺四寸
行行九十字字徑五分正書

大唐新羅國故鳳巖山寺 教謚智證大師寂照之塔碑銘

并序

入朝賀正會迎奉 皇太子等使朝請大夫前守兵部侍郎充瑞書院學士賜紫金魚袋臣 崔致遠奉

教撰

敘曰五常分位配動方者曰仁心三教立名顯淨城者曰佛仁心卽佛佛目能仁則也道郁夷柔順性源達迦衛慈悲教海寔猶石投水雨聚沙然矧東諸侯之外守者莫我大而地靈旣好生爲本風俗亦交代爲主以口

天地之□□隱上古之化加姓參釋種遍頭居寐錦之尊語韻梵音禪舌足多羅之蜜是乃天彰西顧海引東流宣君子之鄉□法王之道日日深又日深矣且自魯紀隕星漢徵候曰像跡則百川含月法音則萬籟號風或結□□□或□□□華琬瑤故監錐宅鏡秦宮之事跡照照焉如揭合璧苟非三尺喙五色毫焉能措辭其間駕說於後此以因觀圖考從鄉至鄉則夙傳沙盼而來波及海隅之始昔當東表鼎時之烁有百濟蘇塗之儀若甘泉金□祀□□西□□□□□□攝繫東入句驪阿度度於我如康會南行時迺梁菩薩帝反同泰一春我法興王剏律條八載也亦旣海岸植與樂之

根日鄉耀憎長之寶天融善願地聳勝因爰有中□捐軀上仙剔髮苾蒭西學羅漢東遊因余混□□□□□□閒娑婆遍化莫不選山川勝概窮土木奇功藻宴坐之宮燭徐行之路信心泉涌慧力風揚果使□杵鑄災□□騰慶昔之蒙余三圍今也壯哉一家鴈刹雲排將無隙地鯨袍雷振不遠諸天漸□有餘幽求無外其教之□也□□□毗婆娑先至則四郡驅四諦之輪摩訶衍後來則一圓耀一乘之鏡然能龍雲躍律虎風騰沟學海之波濤蔚戒林之柯葉道咸融乎無外情或涉乎有中抑止水停淵高山偶者蓋有之矣世未之知伯長□初有得道武□□□□西泛睹西堂之奧智光侔

智藏而還智始語元契者縛猿心護奔北之短衿鶻翼
誚罔南之高既醉於誦言復喧爲廣語是用韜光廡下
斂迹壺中罷恩東海東終還北山豈大易之無悶中庸
之不悔者邪秀嶺西□□□□□□□□□□□□□□□□□□
鴈化者出谷道不可廢時然行及興德大王纂戎
宣康太子監撫去邪鑒國樂善肥家有洪法大師亦西
堂正心來南岳休足鸞冕陳順風之請龍德慶開霧之
期顯示方傳朝凡暮聖變非蔚也是□□□□□□□□□
勃焉試覲較其宗趣則修乎修沒修證乎證沒證其靜
也山立其動也谷應無爲之隘不爭而勝於是乎東人
方寸地虛矣能以衆利利海外不言其所利大矣哉介

後觴騫河 □融道無念尔祖實繁有徒 □□收斂□□
□□□□□津或珠還合浦爲巨擘者可屈指焉西化
則靜眾無相當山慧覺禪譜益州金鎮州金者是東歸
則前所敘北山義南岳陟而降之安 □國師慧日育智
力聞雙溪照新興彥涌滿體珍饋休

取譬十住難 定位者賢雞山智證大師其人也始大成也護蒙于梵牖大德稟具于瓊儀律師終上達也探元于慧隱長居乎默于楊孚今于法允唐四祖爲五口父東漸於海遯游數之雙峯子法朗孫慎行曾孫遵範玄孫慧隱來孫大師也朗大師從大鑒之大證按杜中書正倫墓銘敘云遠方奇士異域高人無憚口途來至瑤所則掬寶歸止非師而誰蓋知者不言復藏於密能擣秘藏惟 大師然時不利芳道未享也乃浮于海聞于天肅宗皇帝寵貽天什曰龍兒渡海不憑筏鳳子冲虛無認月師以山鳥海龍二句爲對有深旨哉東還三口 大師畢萬之後斯驗矣其世緣則王都人金姓子

號道憲字智詵父 母伊氏長慶甲辰歲現乎世中和壬寅歷歸乎宗恣坐也四十三夏歸全也五十九年其俱體則身仞餘面尺所儀狀魁岸語言雄亮眞所謂威而不猛者口口可滅奇蹤秘說神出鬼沒筆不可絕今探其感應聳人耳者六異操屑 人心者六是而分表之初母夢一巨人告曰僕昔勝見佛季世爲乘門以誼恚故久隨龍報報既既矣當爲法孫故佐妙緣願宏慈化母有娠幾四百日灌佛 旦誕焉事驗 亭夢符像室使佩韋者益試擁毳者精修降生之異一也生數夕不嚙乳穀之則號欲嘎欵有道人過門誨曰欲兒無聲忍絕烹腥母從之竟無恙使乳育者加慎肉食者懷

慙宿習之異二也九歲喪父殆毀滅有追福僧憐之論曰幻軀易滅壯志難成昔佛報恩有大方便子勉之因感悟輟哭自所生請歸道母慈其幼復念保家無主確不許耳踰域故事則亡去就學浮石山忽一日心驚坐屢遷俄聞倚門成疾遽歸省而病隨愈時人方阮孝緒居無何染沉疴謁鑒無効枚卜之僉曰宜名隸大神母追惟曩夢誠慮以方袁而泣誓言斯疾若起乞佛爲子信宿果大瘳仰悟慈親終成素志使舐擣者割愛飲蛇者釋疑孝感之異三也至七七受具始就檀覺袖中光熠熠然探之得一珠豈有心而求乃無脛而至眞六度經所喻矣使饑殍者自飽醉偃者能腥勵心之異四也

坐雨竟將它適夜夢遍告菩薩撫頂提耳曰苦行難行之必成形聞瘴然默篆肌骨自是不進服縉絮焉修纖之須所必麻楮不穿達旦矧羽口毛口餘用口口縕麌者開眼衣蟲者厚顏律身之異五也自綺年飽老成之德加瑩戒珠可畏者競相從求益大師拒之曰人大患好爲師強欲慧不惠其如摸不模邪况浮芥海鄉自濟來則無影逐爲心笑之態後山行有樵叟疑前路曰先覺覺後覺何須拾空殼就之則無見焉爰媿且悟不往來求森竹韋于鷄籃山水石寺俄卜築他所日不繫爲懷能遷是貴使佔畢者三省營巢者九思垂訓之異六也贈大師景文大王心融斲教面謁輪工遙深余

思所俾我卽乃寓書曰伊尹大道宋輕小見以儒辟釋
自述能遠自邑爰居頗有佳所木可擇矣無惜鳳儀妙
選近侍中可人鵠陵昆孫立言爲使旣傳教已因攝齊
焉荅曰修身化人捨靜奚趣烏能之尒善爲我辭幸許
安塗中無令在汶上 上聞之益珍重自今□□□無
翼眾一變於不言咸通五年冬端儀長翁主朱三人爲
稱當來佛是歸敬謂下生厚資上供以邑司所領賢溪
山安樂寺富有泉石之美請爲猿鶴主人乃告其徒曰
山號賢溪地殊愚谷寺名安樂僧其住持從之徒焉□
□□□使樂山者益靜擇地者慎思□藏之一焉
他日告門人曰故韓粲金公疑勳度我爲僧報公以佛

乃鑄丈六元金像傳之以銑爰用鎮仁宇道冥路使行
恩者曰篤重義者風從知衆之是二焉 至八年丁亥
檀越翁主使□□□藍南畝暨臧獲本藉授之爲□
袍傳舍俾永永不易 大師因念言王女資法喜尙如
是矣佛孫味禪悅豈徒然乎我家匪貧親黨皆歿與落
路行人之乎甯充門弟子之腹遂於乾符六年捨莊十
二區田五百結隸寺焉飭孰□□能銘斲民天是賴
佛土可期雖曰我日且居 王云始資疑於王孫韓粲
繼宗執事侍郎金八元金咸熙□及正法大統釋元亮
聲九臯應千里贈太傅獻康大王恕而允之其年九月
敎南川郡統僧訓□懷別墅□正場斯 外□□君臣

益地內資父母生天使知命者與仁賓欲者悛過檀捨
之是三焉 有居乾慧地者曰沈忠聞大師刃餘定慧
鑒透乾坤志確曇蘭術精安廩禮足乙白言弟子有
地在義賜山腹鳳巖龍谷境駭橫目垣口禪宮徐荅曰
吾未能口身恩用是忠請膠固加山 有甲騎爲前朝
之異乃錫挺樵蹊而厯相焉旦見山屏四迥則嶽鳥翹
掀雲水帶百口則虬腰偃石口墮旦昔日獲是地也庸
非天乎不然青衲之居其作黃巾之窟遂率先於眾防
後爲基口口溪四注以厭之鑄鐵像二軀以衛之口中
和辛丑年 教遣前安輪寺僧緣俊恭肅正史裴聿文
標定疆域乃賜榜爲鳳巖焉及 大師化往數年有山

毗爲野冠者始敢拒輪終能食蘖得非深酬定水預波
魔山之巨力歟使折臂者標義掘尾者制狂開發之是
四焉 太傅大王以花風提弊慧海濡枯素欽噩育之
名渴聽法深之論乃注心鷄足灑翰鶴頭以徵之日久
口口緣念踰三除內修大惠希許一來大師感動琅函
言及勝因通世同口口口懷玉出山轡織迎途至憩足
于禪院寺錫安信宿口聞心於月池宮時屬纖蘿不風
溫樹方夜適覩金波之影端臨玉沼之心 大師俯而
觀仰而告曰是卽是除俱言口之口然應真口金口口
曰所傳風口固法於此遂拜爲正言比及出俾蓋臣口
譬旨幸宜小停答曰謂牛戴牛所直無幾以鳥養鳥爲

惠不貲請從此辭枉之則折 上聞之喟然以韻語歎
曰施既不沒空門 □□ 師 □支鶴吾非超鷗乃命十
戒弟子宣教省副使馬恕行 □送歸山使待免者離林
羨魚者學網出處之是五焉 □在世行無遠近夷險未
嘗代勞以蹄角及還山外霓梗跋涉乃日併櫛步輿寵
行謝使者曰是豈井大春 □所云人車所顧英君所不
顧矧所 □者 □□命既至受之 □濟苦具在移疾于安
樂練居杖不能起始乘之使病病者了空賢賢者離載
用捨之是六焉 至冬杪旣望之二日趺坐語言之際
泊然無常嗚呼星迴上天月落大海終 □風吼谷則聲
咽虎溪積雪摧松則色侔鵠樹物感斯極人悲可量俄

而假殯于賢溪其日而速窆于義野 □其辭曰
麟聖依仁仍據德 鹿仙知白能守黑 二教徒稱天
下式 螺髻真人難確力 十萬里外總西域 一千
年後燭東園 雞林地在鼈山側 仙儒自古多奇特
可憐義仲不賣餞 更悲佛印日辭空色 教門從
此分 □□言路因之理溝洫 身依冤窟心難息 足
蹋羊歧眼還惑 法海安流直巨測 心藏 □訣苞真
摵 得之得類因象得 默之默異寒蟬默 北山昔
與南岳涉 雲鵠翅與展鵬翼 海外時來遊 □□
遠跋禪林 □亦 □ 蓬托麻中能自直 珠探衣內休
傍貸 湛若賢溪善知識 十二因緣匪虛飾 何因

□□俯組□ 何用紙筆及含墨 彼或遠歸來匍匐
幾能前坐降魔賊 莫把意樹誤栽植 莫把□□
柱種因 莫把恒沙論萬億 莫把孤雲定南北 德
馨四遠聞薈蓄 惠化一方安社稷 同奉天花瓶漫
拭 心 □□□□□□□ 禪拭□携嗣佳綿□ 入棘
腐儒□缺慙 □□□□名可勒 才輸飾頌文難裁
□涉□□□ □□未向山中□

右碑在朝鮮慶尚道尚州牧無年月崔致遠撰釋慧江書當在唐昭宗時

唐新羅朗空大師白月栖雲之塔碑銘

石高六尺六寸廣三尺三寸三十
一行行八十三字字徑八分行書

新羅國故 兩朝國師 教諡朗空大師白月栖雲之

塔碑銘并序

門人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院事賜紫金魚袋臣崔仁流奉 教撰 金生書 釋端目集
聞夫眞境希夷元津杳渺澄如滄海邈若太虛智舟何以達其涯慧駕莫能尋其際况復去聖道遠滯凡旣深靡制心猿難調意馬由是徇虛弃實者俱懷逐塊之情執有迷空者盡起趁炎之想若非哲人出世開士乘時高演真宗廣宣善誘何以爰折重元之理得歸眾妙之

門潛認髻珠密傳心印達斯道者豈異人乎大師是也
大師法諱行寂俗姓崔氏其先周朝之尚父遐苗齊
國之丁公遠裔其後使乎免郡畱寓雞林今爲京萬河
南人也祖諱全避世辭榮幽居養志父諱佩常年登九
歲學冠三冬長率投筆之心仍效止戈之藝所以繫名
軍旅充軛戎行母薛氏夢見僧謂曰宿因所追願爲阿
嬢之子覺後感其靈瑞備啟所天自屏臚腴勤爲胎教
以大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誕生大師生標奇骨有異
凡流遊戲之時須爲佛事每聚沙而造塔常摘葉以爲
香爰自青襟尋師絳帳請業則都忘寢食臨文則惣括
宗源嘗以深信金言志遺塵俗謂父曰所願出家修道

以報罔極之恩其父知有宿根合符前夢不阻其志愛
而許之遂迺削染披緇苦求遊學欲尋學海歷選名山
至於伽耶海印寺便謁宗師精探經論統雜花之妙義
說貝葉之真文師謂學徒曰釋子多聞顏生好學昔聞
其語今見其人豈與青眼赤鬚同年而語哉大中九年
於福泉寺官壇受其具戒既而浮囊志切繫草情深像
教之宗已努力學元機之旨盍以心求所以杖策挈瓶
下山尋路徑詣崛山謁通曉大師自投五體虔啟衷懷
大師便許昇堂遂令入室從此服膺數載勤苦多方雖
至道一日擊罄成山之志而常齋淡薄神疲增煖海
之勞則知厯試諸難多能鄙事每於坐臥只念遊方遂

於咸通十一年投入備朝使金公緊榮西笑之心備陳所志金公情深傾蓋許以同舟無何利涉大川達於西岸此際不遠千里至於上都尋蒙有司特具事由奏聞天聽降勅宜令左街寶堂寺孔雀王院安置大師所喜神居駐足勝境栖心未幾降誕之辰 勅徵入內 諲宗皇帝遽宏至化虔仰元風問大師曰遠涉滄溟有何求事大師對勅曰貧道幸獲觀風 上國問道 中華今日叨沐 鴻恩得窺盛事所求遍遊靈跡追尋赤水之珠還耀吾鄉更作青丘之印 天子厚加寵賚甚善其言猶如法秀之逢晉文曇鸞之對梁武古今雖異名德尤同以後至五臺山投花巖寺求感於文殊大聖先

上中臺忽遇神人鬢眉皓尙叩頭作禮膜拜祈恩謂大師曰不易遠來善哉佛子莫淹此地速向南方認其五色之霜必沐曇摩之雨大師舍悲頂別漸次南行乾符二年至成都俯巡謁到靜眾精舍禮無相大師影堂大師新羅人也因謁寫真具聞遺美爲唐帝導師 元宗之師同鄉唯恨異其時後代所求追其迹企聞石霜慶諸和尙啟如來之室演迦葉之宗道樹之陰禪流所聚大師殷勤禮足曲盡虔誠仍極方便之門果得摩尼之寶塔傍東山之遐秀採六葉之遺芳四遠參尋無方不到雖觀空色豈忘偏陲以中和五年來歸於國時也至

於嶠嶺重謁大師大師云且喜早歸豈期相見後學各得其賜念茲在茲所以再託扉蓮不離左右中間忽攜鉢重訪水雲或錫飛於五嶽之初暫栖天柱或盃渡於三河之後方住水精至文德二年四月中嶠山大師寢疾便往故山精勤侍疾至於歸化付囑傳心者唯在大師一人而已初憩錫於翊州之建子若纔修茅舍始啟山門來者如雲朝三暮四頃歲時當厄運世屬此蒙災星長照於三韓毒露常鋪於四郡況於巖谷無計潛藏乾寧初至止王城薰簷葛於焚香之寺光化末旋歸野郡植旃檀於蘿草之墟所恨正值魔軍將宣佛道孝恭大王驟登寶位欽重禪宗以大師獨步海東孤標

天下特遣僧正法賢等聊飛鳳筆徵赴皇居大師謂門人曰自欲安禪終須助化吾道之流於末世外護之恩也乃以天祐三年秋九月初忽出溟郊方歸京邑至十六日引登秘殿孤坐禪床上上預淨宸襟整其冕服待以國師之禮虔申鑽仰之情大師辭色從容神儀自若尊道說義軒之術治邦談堯舜之風□鏡忘疫洪鍾待扣有親從上殿者四人曰行謙遂安信宗讓規讓景行超十哲名蓋三禪探元鄉之秘宗論絕境之幽技聖人見頻迴塵尾甚悅龍顏忽於明年夏末乍別京畿略遊海嶠至今海府蘇公忠子知府及第律灤領軍莫不斂衽欽風開襟慕道請居名寺冀福蒼生大

師可以栖遲暗垂慈化掃妖煙於塞外灑甘露於山中
神德大王光統丕圖寵徵赴闕至貞明元年春大
師遽攜禪眾來至帝鄉依前命南山實際寺安之此寺
則先是聖上以黃閣潛龍禪局附鳳尋付大師永爲
禪宇此時奉迎行所重謁慈顏爰開有待之心再聽
無爲之說辭還之際特結良因爰有女弟子瑤明夫人
鼇島宗枝鳩林冠族仰止高山尊崇佛理以石南山寺
請爲收領永以住持秋七月大師以甚愜雅懷始謀栖
止此寺也遠連四岳高壓南溟溪澗爭流酷似金輿之
谷巖巒鬪峻疑如紫蓋之峯誠招隱之幽堦亦栖禪之
佳境者也大師遍探靈巘未有定居初至此山以爲終

焉之所至明年春二月初大師覺其不悆稱染微痼至
十二日詰旦告眾曰生也有涯吾將行矣守而勿失汝
等勉旃趺坐繩床儼然就滅報齡八十五僧臘六十一
於時雲霧晦冥山巒震動有山下人望山頂者五色光
氣衝於空中中有一物上天宛然金柱豈止智順則天
垂花蓋法成則空歛靈棺而已哉於是明人等傷割五
情若忘天屬至十七日敬奉色身假隸於西峯之麓
聖考大王忽聆遷化良惻仙襟特遣中使監護葬儀仍
令弔祭至三年十一月中改葬於東巒之頂去寺三百
來步全身不散神色如常門下等重覩慈顏不勝感慕
仍施石戶封閉大師資靈河岳稟氣星辰居縷褐之英

應黃裳之吉由是早栖禪境久拂客塵裨二主於兩朝濟羣生於三界邦家安泰魔賊歸降則知大覺真身觀音後體啟元闢而敷揚至理開慈室而汲引元流生命示亡效鶴樹歸真之跡化身如在追雞峯住寂之心存歿化人始終宏道可謂定慧無方神通自在者焉弟子信宗禪師周解禪師林品禪師等五百來人共保一心皆居上足常勤守護永切追攀每念巨海塵飛高風電絕累趨魏闕請樹豐碑今上克讚洪基恭承寶籙欽崇禪化不異前朝贈謚曰朗空太師塔名白月栖雲之塔爰命微臣宜修壘臼仁流固辭不免唯命是從輒課菲詞式揚餘烈譬如提壺酌海莫知溟渤之深執管闡

天難測穹蒼之闊然而早蒙慈誨眷以宗盟唯以援筆有情著文無愧强名元道將報法恩其詞曰

至道無爲猶如大地萬法同歸千門一致粵惟正覺誘彼羣類聖凡有殊開悟無異懿歟禪伯生我海東明同日月量等虛空名由德顯智與慈融去傳法要來化童蒙水月澄心煙霞匿曜忽飛美譽頻降佳要扶贊兩朝闡揚元教鋗破燈明雲開月照哲人去世縗素傷心門徒願切國主悲深塔封巒頂碑倚溪澗芥城雖盡永曜禪林

右碑在朝鮮慶尙道榮川郡石南山寺梁貞明三年

崔仁流撰釋端目集金生書仁流事蹟見前朗慧碑跋案金生唐貞元間新羅人父母微不知世系自幼能書平生不攻他藝又好佛隱居不仕年踰八十猶操筆不休隸行草皆入神學者寶之元趙文敏嘗跋金生所書昌林寺碑曰字畫深有典型雖唐人名刻未能遠過之洵非虛譽也梁貞明三年當新羅神德王朴景暉之六年甄萱之二十六年弓裔之十七年也文中有文德二年云云攷唐僖宗光啟四年二月改元文德三月昭宗卽位改元龍紀文德二年寔龍紀二年也按唐書東夷傳新羅自會昌後不復朝貢是新羅偶知有文德之號卽沿用之而不知其逾月

又改元耳東碑文中紀元類此者頗多後不悉注

唐新羅眞鏡大師寶月凌空塔銘

石高五尺二寸廣三尺三十

二行行六十字字徑八分

有唐新羅國故國師諡眞鏡大師寶月凌空之塔碑銘

并序

門下僧幸期奉 教書 門人朝請大夫前守執事
侍郎賜紫金魚袋崔仁亮篆

余製

余聞高高天象非唯占廣潤之名厚厚地儀不獨稱幽
元之號豈若栖禪上士悟法真人跨四大而遊化觀風
避三端而宴居翫月遂使假威禪伯歸魔□□離亂之
時追令法王扶釋教於昇平之際以至慈雲再蔭佛日

重輝外道咸賓彌天率服持祕印而發揮奧旨舉元綱而宏闡真宗唯我 大師卽其人 □ 大師諱審希俗姓新金氏其先住鄭王族草拔聖枝每苦鄰兵投於我國遠祖興武大王釐山稟氣鯨水騰精握文符而出自相庭攜武略而高扶王室 □□終平二敵永安免郡之人克奉三朝遐撫辰韓之俗考盃相道高莊老志慕松高水雲雖縱其閑居朝野恨其無貴仕 姮朴氏嘗以坐而假寐夢得休 □□後追思因驚有娠便以斷其葷血虛此身心潛感幽靈冀生智予以大中九年十二月十日誕生 大師異姿贍發神色融明綺紈而未有童心齟齬而 □□佛事聚沙成塔摘菜獻香年九歲徑往

惠目山謁圓鑒大師大師知有惠牙許栖祇樹歲年雖少心意尙精勤勞則高鳳推功敏捷則揚烏讓美俾踐僧 □□離法堂咸通九年先大師寢疾乃召 大師云此法本自西天東來中國一花啟發六葉敷榮歷代相承不令斷絕我曩遊中土曾事百巖百巖承嗣於 □□江西繼明於南嶽南嶽則漕溪之冢子是嵩嶺之元孫雖信衣不傳而心印相授遠嗣如來之教長開迦葉之宗汝傳以心燈吾付爲法信寂然無語自 □□洹 大師目燄悲深心喪愁切尤積亡師之慟實增絕學之憂十有九受具足戒旣而草繫興懷蓬飄託跡何勞跋涉卽事巡遊訪名山而仰止高山探 □□而終尋絕境或

問曰 大師雖備遊此土遍謁元開而巡厯他方須參
碩彥 大師答云自達摩付法惠可傳心禪宗所以□
□者何由西去貧道已 □□目方接芳塵豈料捨筏
之心猶軾乘桴之志文德初歲乾寧末年先宴坐於松
溪學人雨聚暫栖遲於雪嶽禪客風馳何往不臧曷維
其已

眞聖大王遽飛睿札徵赴彤庭 大師雖猥奉王言而
寧瞻祖業以循途多梗附表固辭可謂天外鶴聲早達
於雞林之畔人中龍德難邀於象闕之旁 □□因避煙
塵歛離雲水投溟州而駐足託山寺以栖心千里又安
一方蘇息無何遠聞金海西有福林忽別此山言歸南

界及乎達於進禮暫以踟躕爰有□□進禮城諸軍事
金律熙慕道情深聞風志切候於境外迎入城中仍葺
精廬諮詢法軌猶如孤兒之逢慈父眾病之遇醫王
孝恭大王特遣政法大德如奐迴降綸言遙祁法力佐
紫泥而兼送薰鉢憑專介而俾披信心其國主歸依時
人敬仰皆此類也豈惟肉身菩薩遠蒙聖 □□尊青眼
律師頻感羣賢之重而已哉此寺雖地連山脈而門倚
牆根 大師以水石探奇煙霞選勝躋遊西岫梟唳舊
墟豈謂果宜大士之情深愜神人 □□所以剏修茅舍
方止芟輿改號鳳林重開禪宇先是知金海府進禮城
諸軍事明義將軍金仁匡鯉庭稟訓龍闕馳誠歸仰禪

門助修寶所 大師心憐□□意有終焉高演元宗廣揚佛道寮人祐膺不構嗣統洪基欲資安遠之風期致禹湯之運聞 大師時尊天下獨步海隅久栖北岳之陰請授東山之法□□興輪寺上座釋彥琳中事省內養金文式卑辭厚禮至切嘉招 大師謂眾云雖在深山屬於率土况因付囑難拒王臣貞明四年冬十月忽出門居於□□輦至十一月四日寮人整其冕服消淨襟懷延入藥宮敬邀蘭殿持表師資之禮恭申鑽仰之儀 大師高拂毳衣直昇繩榻說理國安民之術敷歸僧□□之方寮人喜仰慈顏親聞妙旨感激而重重避席忻歡而一一書紳此日隨 大師上殿者八十人徒

中有上足景質禪師仰扣鐘鳴潛迴鏡智 大師□□撞擊聲在春容曉日之暎羣山清風之和萬籟縱容演法偏超空有之邊慷慨譚禪實出境塵之表莫知其極誰識其端翌日遂命百寮詣於所止同列稱□仍著高品上尊號曰法膺大師此則盡爲師表常仰德尊恭著鴻名以光元教其後 大師已歸舊隱重啟芳筵諭諸學於道灰俱傳法要援羣生於塗炭□贊慈風則必忽患微疴猶多羸色大眾疑入兩楹之夢預含雙樹之悲龍德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詰旦告眾曰諸法皆空萬緣俱寂言其寄世宛若行雲汝等勤以住持慎無悲哭右脅而臥示滅於鳳林禪堂俗年七十僧臘五十於時天

色氤氳日光慘澹山崩川竭草悴樹枯山禽於是苦啼野獸以之悲吼門人等號奉色身假寐於寺之北嶺寮人忽聆遷化深惻慟情仍遣昭元僧榮會法師先令弔祭至於三七特著中使賚送贈資又以贈謚真鏡大師塔名寶月凌空之塔大師天資惠悟嶽降精靈懸慈鏡於靈臺挂戒珠於識宇於是隨方宏化逐境示慈知無不爲綽有餘裕至於終世心牢無警起之情雖在片時體正絕塵勞之染傳法弟子景質禪師等五百餘人皆傳心印各寶髻珠俱栖寶塔之旁共守禪林之閒遠陳行狀請勒貞珉寮人才謝凌雲學非對柔翰敢揚其禪德菲詞希播其道風遠裁熊耳之銘焉慙梁武追

製天台之揭不媿隨皇其詞云

釋迦法付大龜氏十劫流轉示後來心滅法流何日絕道存人去幾時迴傳矣哲人憂迷路生於浮世降聖胎慾海波高橫一葦那山路險軫三材方忻宴坐鏡花發忽歎泥洹寶月摧霜霑鶴樹悲長悴霧暗雞山待一開

龍德四年歲次甲申四月一日建門下僧性林

刊字

右碑在朝鮮慶尙道昌原府鳳林寺後梁龍德四年四月新羅景明王朴昇英撰崔仁浣篆額釋幸期書碑題下空六字先書人名空一字篆額人銜名第二行余製二字昇英自稱也此金石之變例所勵見者

案昇英爲神德王朴景暉之子立於梁貞明三年七月薨於後唐同光二年六月謚景明碑首題有唐而未署龍德是紀元雖用後梁而猶用唐之國號也

唐鑿藏寺碑

第一石約高二尺三寸至一尺不等廣一尺七寸至一尺不等存十七行行存九字至二十四字不等字五分

守大南令臣金陵珍奉

考

測記予若存者教亦善數歸于九

以雙忘□而不覺遍法界而冥立

是微塵之刹沙數之區競禮微言爭尚

能與於此乎鑿藏寺者

迥絕累以削成所寄冥奧自生虛白碧澗千尋

中宮奉爲

明業繼斷鼈功崇御辨運璇璣而照禹德合天心握金鏡

何啞天道將變書物告凶享國不永一朝晏駕

中宮

身內極而喪禮也制度存焉必誠必信勿之有悔送終之事密藏鬱陶研精寤寐求之思所以幽贊冥休光啟元福者西方府之紓財召彼名匠各有司存就於此寺奉造阿彌陀佛像一見真人於石塔東南崗上之樹下西面而坐爲大眾說法既覺

巖壁溪澗激迅維石巖巖山有朽壤匠者不顧咸謂不詳乃

之固正當殿立有若天扶於時見者愕然而驚莫不

至百慮多岐一致於誠誠也者可以動天地

既得匪棘其欲子來成之其像則

第二石約高一尺廣一尺五寸存十五行行存八九十字不等字徑五分

也當此之時豈

基壤之剔之更將

歟是歟故知萬法殊
幹之材畢至班石之巧

普照八十種好出眾妙

鋪綺檻朝日暝而炫燿

苦節潔行修身專思法

德貞順立節著於稱道

路若斯之盛乎欲比

燕然之作便察鷹揚

物混成載我以形勞我

慧炬用拯迷類正教難測

鼈業泰登樞位襲聲教

忘不忘維何思崇冥祐

寶紛散香花周繞天人

右鑿藏寺碑在慶州府東三十里諺傳高麗太祖王建藏兵鑿於谷中因名之云出東京雜記而高麗官制邑號無守大南令之職則定爲新羅古碑

此碑只前一段余來此窮搜又得斷石於荒莽中不勝驚喜叫絕也仍使兩石璧合珠聯移置寺之後廊

俾免風雨此石書品當在白月碑上丁五四月金正喜題識右新羅鑿藏寺碑其國臣金陸珍珍爲中宮造像作碑殘闕不具歲月舊唐書新羅傳新羅王敬信貞元十四年卒其子先亡立其孫俊邕爲王十六

年俊邕卒永貞元年冊其子重興爲王元和四年遣使金陸珍來朝貢卽此碑系銜者也以鍾氏建元攷證之敬信在位十三年重興在位十二年惟俊邕在位止二年故此陸珍爲中宮造像作碑殘闕不具歲月舊唐書新羅貞元十六年冊俊邕母申氏爲太妃妻叔氏爲王妃此碑所謂中宮者卽王妃叔氏也元和三年遣金力奇來朝力奇上言貞元十六年冊俊邕爲新羅王母申氏爲太妃妻叔氏爲王妃冊使韋丹至中路知俊邕薨其冊卻迴在中書省今臣還國伏請授臣以歸勅金俊邕等冊宜令鴻臚寺於中書省受領至寺宣授與力奇令奉歸國是以明年卽遣

金陸珍入朝也據此則此碑是俊邕卒後其王妃爲
造佛資宣福者當卽此時所立也碑行書雜用右軍
蘭亭及懷仁大雅所集字蓋自咸亨開元以來唐人
集右軍書外國皆知服習而所用蘭亭字皆與定武
本合乃知定武本實是唐時所刻因流播於當時耳
翁方綱跋

唐新羅角干墓十二神畫像

象高二尺四寸廣
一尺三寸無題字



子

辰



卯



寅



丑



申



未



午



巳



酉



戌



亥



右十二神畫像在朝鮮慶尙道慶州府西岳角干墓
前案角干新羅官名象凡十二石每石畫一神蓋十
二時生肖也神人身獸首手執一兵器狀頗猋獘無
年月題字以其角干墓故定爲唐時所建



唐新羅掛陵十二神畫象

象高一尺四寸九分
廣一尺七寸無題字

子



辰



卯



寅



丑



申



未



午



巳



酉



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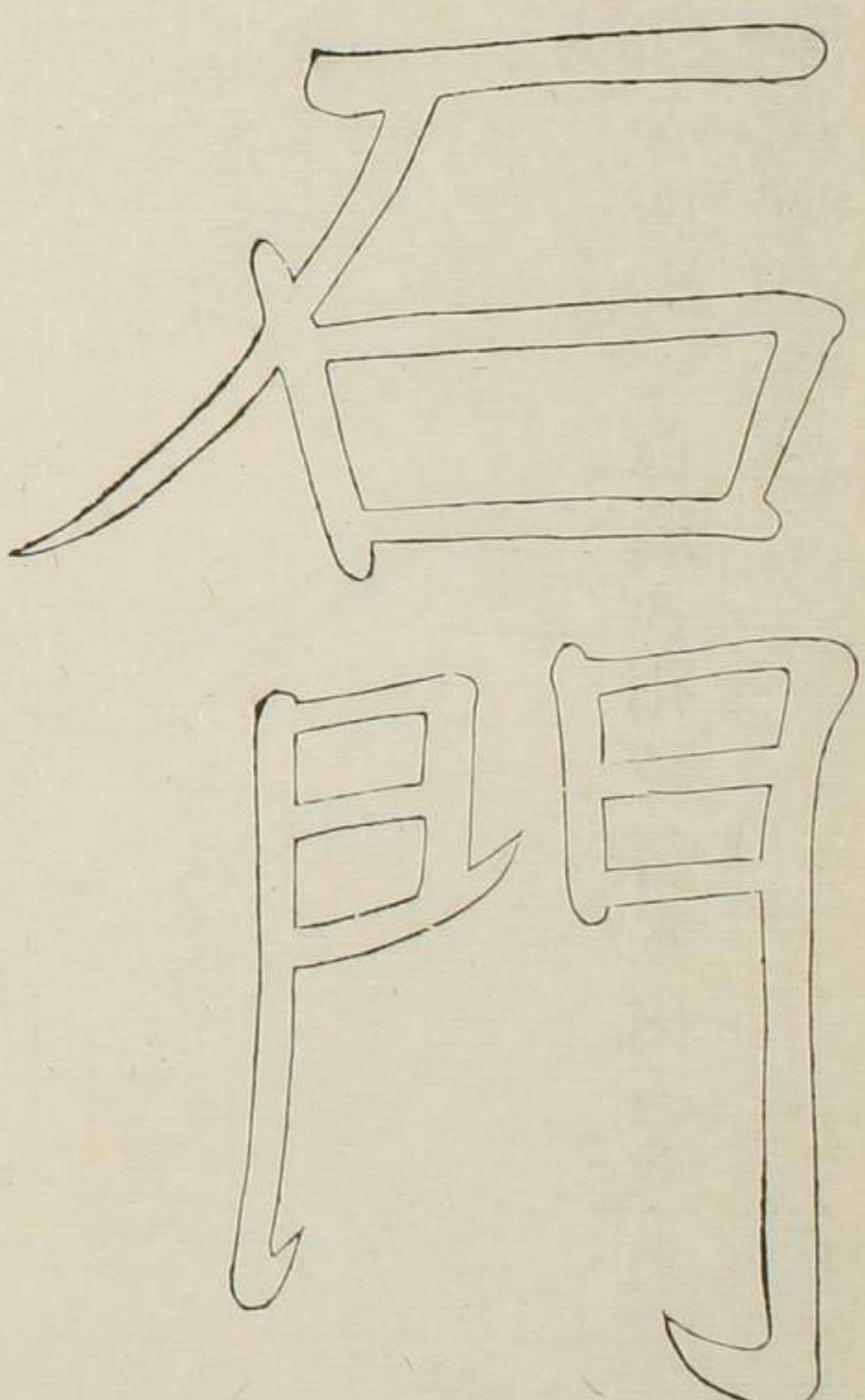
亥



右十二神畫象在朝鮮慶尙道慶州府掛陵案東京雜記云俗傳葬於水中掛柩於石上爲陵故名掛陵象爲十二時生肖神亦人身獸首手執兵器無年月題字與角干墓象大同小異金秋史定爲新羅時古刻

唐新羅崔孤雲雙溪石門四大字
摩崖字徑約
三尺許正書

雙溪石門



右刻在朝鮮慶尙道晉州牧智異山石壁上無年月
相傳爲崔致遠書

唐新羅崔孤雲夜遊岩三天字
摩崖字徑一尺五寸行書



右刻在朝鮮慶尙道晉州牧智異山石壁上無年月
相傳爲崔致遠書

唐新羅崔孤雲洗耳窟三大字

摩崖字徑
一尺正書

洗耳窟

右刻在朝鮮慶尙道晉州牧智異山石壁上
無年月

相傳爲崔致遠書

唐新羅三日浦丹書岩題名

石高一尺八寸五分廣一尺
二行行三字字徑四寸正書

新羅三日浦丹書岩題名

右題名六字在江原道高城郡三日浦無年月及書人姓名按東國通鑑新羅真興王彌麥宗三十七年當陳大建八年置花郎其徒日眾或道義相摩或歌舞相悅山水無遠不至歲月既久耶正自見擇其譽望多者用之云云此述郎卽其徒也又按朝鮮志有述郎湖周三十餘里回渚曲巖石奇在湖東小峯半入湖心卽古亭基是述郎仙徒遊賞之地想亦其徒此題名當是真興王時所刻亦六朝遺跡也惜無年月可攷姑附於新羅諸碑之末

唐新羅華嚴經殘石

右石刻在朝鮮全羅道求禮縣

海東金石考 卷二

三

